

學問之道固尚從容然一任優游難晞自得舉其通病不出五
閒閒思慮閒言語閒出入閒
涉獵及接閒人與閒事果能必有事焉其諸惰慢非唯不
敢亦不暇矣終日勞擾實無一
事當做總是閒

訓子語上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祖宗傳貽積善二字

洪武御制江南風土薄只願子孫賢此賜義門鄭氏語也子孫
 何以賢惟尊禮師傅以修身繼述祖宗以啟後是太節目吾
 家數世以來未嘗顯盛祇有積善二字家門守之鄉里亦信
 之此風可長不可失也

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又曰善不積
 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人之為善只是理所當為
 其不為不善亦由此心之良不敢自喪以淪入禽獸非欲邀

福慶於天也然論常理吉凶禍福恒亦由之積之之勢誠不可不畏也涓涓之流積爲江河星星之灼燎於原野其始至微其終至鉅父子兄弟心術念慮之微夫妻子母幽室牆陰之際勿謂不足動天地感鬼神也天地鬼神不在乎他在吾身心而已善則和氣應不善則乖氣應輕重遲速等於桴鼓人自弗覺耳古稱明德馨聞穢德腥聞總非朝夕之故是在辨之於早

唐虞教人以五典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成周教人以六行曰孝友睦婣任卹人之善道備舉矣至明洪武間所頒鄉約六言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

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則又賢愚共曉若能恪遵此訓卽知爲善之路孔子所謂正鵠孟子所謂安宅正路無踰是

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槩觀世運厚則治薄則亂其在於家祖宗以厚德啟其後昆則寢昌寢熾子孫削薄其德喪敗隨及古今不易之道也蓋土薄則易崩器薄則易壞酒醴厚則能久藏布帛厚則堪久服存心厚薄固壽夭禍福之分也雖然有本有末厚於本靡有不厚本之薄靡有不薄不親其親不長其長而謂於他人厚者未之聞也中庸言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厚之與否要當察於用心之際

凡做人須有寬和之氣處家不論貧富亦須有寬和之氣此是陽春景象百物由以生長所謂天地之盛德氣也若一向刻急煩細雖所執未爲不是不免秋殺氣象百物隨以凋殞感召之理有然天道人事常相依也刻急煩細與整齊嚴肅不同整齊嚴肅是就綱紀名分而言凡尊卑大小親疎內外截然不可假易是也正如四時寒暑節序各殊而元氣未嘗不流行於其間也

做人最忌是陰惡處心尙陰刻作事多陰謀未有不殃及子孫者語云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德有吉有凶吉報不當希望於天凶報可不懼乎先人有言存心常畏天知吾於斯語夙夜念之

子孫固守農士家風

子孫只守農士家風求爲可繼惟此而已切不可流入倡優下賤及市井罌棍衙役里胥一路

人須有恒業無恒業之人始於喪其本心終至喪其身然擇術不可不慎除耕讀二字無一可爲者商賈近利易壞心術工技役於人近賤醫卜之類又下工商一等下此益賤更無可言者矣然耕與讀又不可偏廢讀而廢耕飢寒交至耕而廢讀禮義遂亡又不可虛有其名而無其實耕焉而田疇就蕪讀焉而詩書義塞故家子弟坐此通病以至喪亡隨之古人

耕必曰力耕學必曰力學天之生人俱有心思智慮俱有耳目手足苟能盡力從事何患恒心或失而世業弗永乎

窮通壽夭盛衰絕續命也做好人可以長久不替常言耕讀俱好學好便好創守俱難知難不難若要做好人只尊禮師傅親近賢人是第一事

士爲四民之首從師受學便有上達之路非謂富貴也富貴貧賤一時之遇豐約通塞定命不可爲若賢士君子則人人可爲讀聖賢書愚者因之以智不肖因之以賢學之旣成處有可傳之業出有可見之功天爵之貴無踰於此所以人自愛其身惟有讀書愛其子弟惟有教之讀書人徒見近代遊庠

序者至於飢寒衣冠之子多有敗行遂以歸咎讀書不知世俗之習攻浮文以資進取未嘗知讀聖賢之書是以失意斯濫得志斯淫爲里俗羞稱爾安可因噎而廢食乎試思子孫旣不讀書則不知禮義一傳再傳蚩蚩蠢蠢有親不知事有身不知修有子不知教愚者安於真頑慧者習爲黠詐循是以往雖違禽獸不遠弗耻也一世廢學不知幾世方能復之足爲寒心然則詩書之業何可不竭力世守哉

聖賢所言之理無非天之理聖賢之言卽天之言也侮聖人之言則逆天理逆天理則有天殃自古及今無有不然子孫卽不能通經學古四書小學不可不通曉卽不能通四書不可

不將小學熟讀詳解佩服終身果能篤信此書而服行之雖
爲農夫足有君子之行矣

子弟七八歲無論敏鈍俱宜就塾讀書使粗知義理至十五六
然後觀其質之所近與其志尙爲農爲士始分其業則自幼
不習閒游入於非慝易以爲善雖肄詩書不可不令知稼穡
之事雖秉耒耜不可不令知詩書之義

近世以耕爲恥只緣制科文藝取士故競趨浮末遂至恥非所
恥耳若漢世孝弟力田爲科人卽以爲榮矣實論之耕則無
游惰之患無飢寒之憂無外慕失足之虞無驕侈黠詐之習
思無越畔土物愛厥心臧保世承家之本也但因而廢學一
任蚩頑則不可耳

文武本無二道古者農人爲卒伍公卿爲將帥兵亦儒者當知
安可不學但目前所見人家子弟纔習兵矢便有犯上作亂
之事戾傲施於父兄恣睢行於同列小則敗行危身大則流
爲盜賊又似武事決不可學何也由其始初未嘗教以孝悌
忠信使知禮義而所訓習之人率皆嚚悍無賴故其血氣心
知之險導其端而迸發如決潰隄泛濫四出也須看子弟年
三十左右德性馴良學粗有得志趣遠大才足幹濟者乃延
篤學名儒本其平日所肄經史大綱益加詳究若朝廷邦國
禮樂刑政天文律數屯田水利邊方險要之類事事講求則

兵法亦是一種學問或能負笈遠遊博學無方固皆分內當爲不可自限然此等子弟自是不易得非可一槩論也若方幼少啟以搏擊戰鬥使不仁之機先動於氣志而得善其終者寡矣

盜賊倡優人奴之類辱家門蹈刑戮父不欲以爲子祖不欲以爲孫兄弟族人不欲其爲兄弟族人世所知也若夫不孝敬於父兄不率從於師長不顧是非不畏刑憲豪橫無恥與游惰無業市僧徒隸之類其流實有甚於盜賊種種者與衆絕之豈云過乎

立身四要曰愛曰敬曰勤曰儉

立愛自親始愛身愛之本也立敬自長始敬身敬之本也以愛敬存心而入於邪慝者希矣

人有此生當思不虛此生之意在門內勉任門內之事在宗族勉任宗族之事不可輒起較量推卸之私心充較量一念勢必一錢尺帛兄弟叔姪不相通充推卸一念必至父母養生送死有不顧門內如此况宗族乎卽父母不若無此子卽祖宗不若少此子孫又况其餘安有一步推得去人家譬如屋室也有棟梁然後有椽簷榱檻然後有牆壁門戶大小長短各效其能以爲用便可成室若各各自私毋論不足成室究竟一無所用而已抑思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仁爲已

任者獨非人乎乃不求為柱石棟梁甘自棄為溝中之斷
已

人不可孤立孤立則危殷紂以天子之尊至於獨夫而亡況其
下乎一家之親而外在宗族當不失宗族之心在親戚當不
失親戚之心以至鄉黨朋友亦如之以至朝廷邦國亦如之
欲得其心非他忠信以存心敬慎以行已平恕以接物而已
人情不遠一人可處則人人可處獨病在已有所不盡耳賢
者與之不賢者去之何傷久而不賢者終將服之匪人暱之
正人棄之殆已究則匪人亦將離之是以君子不求人求已
不責人責已

作家以勤儉為主做人以孝友睦婣任卹為主

凡讀史傳至世德之門孝義之里或鄉閭所稱或朝廷所表未
嘗不甚慕之謂子孫何幸得生其家乃終不知反求諸身豈
非惑乎夫彼非有異道也父子篤兄弟和尊卑得其序內外
大小得其常而已吾猶是父子猶是兄弟猶是尊卑大小內
外不能如彼何也得非身之不修彼懷仁義而愛敬敦讓以
化之我則懷利而傲慢貪戾以敗之與美惡之習始於一人
二人其流必及數世誠之所感不言而喻故意嚮不可不端
立身不可不正源遠者流長根深者實遂前人植基職惟修
德後人踵武庶其式穀哉

古者選士於鄉以鄉黨耳目至近至衆其爲賢不肖如鑑之照物不可掩也蓋一人之愛憎喜怒則莫不私衆人之是非好惡則莫不公吾人立身欲考在己之得失借鑑於鄉黨其觀人取友采聽之鄉黨可以鮮失要以善者好不善者惡爲準處人倫事物之間有順有逆卽不能無德怨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詩曰投之以桃報之以李蓋言施報也然微有不同自處之道有樹德無樹怨固然也人情則不可知處之之道我有德於人無大小不可不忘人有德於我雖小不可忘也若夫怨出於己當反己而與人平之其自人施於我則當權其輕重大小輕且小者可忘忘之重而大者報之爲直不能報爲恥要之作事當慎謀其始德不可輕受於人怨須有預遠之道施德當體上天裁者培之之心處人則念怨不在大期於傷心之義

有田畝便當盡力開墾有子孫便當盡力教誨田疇不墾寧免饑寒子孫不教能無敗亡疎溝導渠以備旱澇蓄糞完器以乘時令治田疇之急務也擇業授事以戒惰游延師肄經以遠匪慝教子孫之急務也人生無一事可不盡力此其大者男子服用固宜儉素婦人尤戒華侈婦人祇宜勤紡織供饋食簪珥衣裳簡質而已若金珠綺繡求其所無慢藏誨盜治容誨淫一事兩害莫過於此况婦德無極閑家之道當以爲先

稚子侈心益當豫戒

凡人用度不足率因心侈心侈則非分以入旋非分以出貧固不足富亦不足若計口以給衣食量入以準日用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富貴不忘艱難所需自有分限不俟求多也若能於膳養之餘節省繁冗用廣祭產與置贍族公田非惟可以上慰祖宗之心卽下及子孫得以永久不替理甚易明世之亟於自私緩於公義侈於奉已嗇於親親者吾每見其立覆矣

予平生居家非祭祀不割牲非客至不設肉然蔬食爲多惟農人工人不免以酒肉餉雖佳辰令節未嘗觴酒豆肉無故夫婦同之也幼少之日寒一帛暑一絹非敝盡不更製壬午以後則布衣布裳終焉而已固緣貧窮孤蹇情事莫伸然而亦由壯歲經凶經亂見飢歿者父子兄弟不能保權兵者城邑村落爲邱墟同茲覆載之人孰非盡人之子一念及之惻惻於懷慄慄於膚幸茲布衣蔬食以延先祀於分過矣於賜厚矣敢萌侈心後人雖遇太平處豐樂願勿忘此意也

居家四要曰親親曰尊賢曰敦本曰尙實

三綱五常禮之大體百世不能變易古謂之道後世謂之名教命之自天率之自性人人具有人人當爲全之則人失之則入於異類不可不敬求其義不可不力行其事君子脩之吉

脩此也小人悖之凶悖此也

父子兄弟夫婦人倫之大家之中惟此三親而已不可稍有乖張父子尤其本也一處乖張卽處處乖張安有缺於此而全於彼者自古人倫之變禍敗所胎常及數世無或免者天道然也

一族之人有賢有不肖正如一體之中有心志耳目卽有足趾爪髮在賢者當體祖宗均愛之心曲加扶持保護不使一人至於失所毋論富貴貧賤無不如之孟子所謂親愛之而已矣若專己自私不相顧恤有傷一體之誼是爲得罪祖宗不孝孰大焉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可以人而不如草木乎 或

疑貧賤易至失所富貴何待扶持保護不知富貴之失所蓋有甚於貧賤者教其不知而正其過失所以安全之也予見自好者每因族人富貴卽與之疎其富貴者亦不知其可憂疎遠族人以蹈危亡故及此

宗族親戚之人或賢或否此由天定無可取捨賢者自當愛而敬之否者無失其親而已至於師友一入家門子弟志尙因之以變術業因之以成賢則數世賴之否亦害匪朝夕不可謂非家之所由存亡也擇之又擇慎之又慎夫豈不宜而可隨人上下乎

人無論貴賤總不可不知人知人則能親賢遠不肖而身安家

可保不知人則賢否倒置親疎乖反而身危家敗不易之理也然知人實難親之疎之亦殊不易賢者易疎而難親不肖者易親而難疎賢者宜親驟親或反見疑不肖者宜疎因疎或至取怨所以辨之宜早畧舉其要約有數端賢者必剛直不肖者必柔佞賢者必平正不肖者必偏僻賢者必虛公不肖者必私繫賢者必謙恭不肖者必驕慢賢者必敬慎不肖者必恣肆賢者必讓不肖者必爭賢者必開誠不肖者必險詐賢者必特立不肖者必附和賢者必持重不肖者必輕捷賢者必樂成不肖者必喜敗賢者必韜晦不肖者必褻褻賢者必寬厚慈良不肖者必苛刻殘忍賢者嗜慾必淡不肖者

勢利必熟賢者持身必嚴不肖者律人必甚賢者必從容有常不肖者必急猝更變賢者必見其遠大不肖者必見其近小賢者必厚其所親不肖者必薄其所親賢者必行浮於言不肖者必言過其實賢者必後已先人不肖者必先已後人賢者必見善如不及樂道人善不肖者必妒賢嫉能好稱人惡賢者必不虐無告不畏彊禦不肖者必柔則茹之剛則吐之若此等類正如白黑冰炭昭然不同舉之不盡總不外公私義利而已世謂知人之明不可學子謂雖不能學實則不可不學也中庸言知人不可以不脩身而脩身又不可不知人二者相因得則均得失則均失人苟能爲知人之學庶其

無殆矣乎

古人爲家惟尙禮義今人爲家惟尙貨財不知貨財多寡有無自有定分非人所能爲也論語富不可求大學悖入悖出孟子爲富不仁言之非不甚明人自不信耳凡物得之難失之亦難不義得之卽不義失之真若影響也農人終歲勤動豐年所得已無幾何無田者以半輸租有田者供賦役去三之一衣食之計不免稱貸典質之苦故曰稼穡艱難也然養生送死思無越畔世世恒於斯仕宦而入厚祿商賈而擁豐貲非但子孫再世將不可問身命之不保者衆矣子孫苟能視貨財輕則自能視禮義重聖賢以非有而取同於禦與穿窬

嗚呼幾見殺越人於貨穿窬之盜得長保所有以沒齒乎

事無大小必有成法循之爲力旣易終焉無敝違之爲力雖勞終必失之是以不可不學也然欲務學必先求師稼穡必於老農詩書必於宿儒下至巫醫百工各有所傳所受况爲人之道而可無所受教乎子幼少不學顛沛屢經以至居喪弗能如禮葬埋不知盡道苟且徇俗痛悔終身已無可及他無論已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自古國不崇學家不隆師亂亡之徵莫過此矣

古者易子而教後世負笈從師近代延師教子世變雖殊要無不教其子者天子之子特重師傅之選爲國家根本在是也

下自公卿大夫以逮士庶顯晦貧富不同其爲身家根本一而已雖有美質不教胡成即使至愚父母之心安可不盡中等之人得教則從而上失教則流而下子孫賢子以及子孫以及孫子孫不肖傾覆立見可畏已近日師道不立爲子孫計者孰知尊師重傳之道甚之生子不復延師蓋思爲人父母將以田宅金錢遺子之爲愛其子乎抑以德義遺子之爲愛其子乎不肖之子遺以田宅轉盼屬之他人遺以多金適資喪身之具孰若遺以德義之可以永世不替夫賢師世未嘗少求則得之存乎誠敬而已司馬溫公雖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然何若求賢師教之於昭昭之際乎古稱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人但知不可生而無父豈知尤不可生而無師乎

子第三十以前心志血氣未有所定雖貧且賤不可輒離師傅賢智者可使義理日進愚不肖者可使非慝日遠全身保世無出於此師必擇其剛毅正直老成有德業者事之終身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職分當爲之事早作夜思不離職分之內爲君便是聖明爲臣便是忠良士則爲良士民則爲良民自幼至老爲子弟有子弟之職分爲父兄有父兄之職分世無無職分之人人無無職分之日求盡其職分自不容不朝夕乾惕古人不敢怠荒日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凡以此

耳人不安分正如魚脫於水不免死亡及之程子亟稱要不
闕守本分之言其示人切矣

大凡人之心想多只向好底一邊希望至於老死不已貧想富
賤想貴勞想逸苦想樂轉轉憧憧無所紀極且思天下豈有
人人富貴逸樂之理亦豈有在我盡受富貴逸樂在人盡受
貧賤勞苦之理妄想如此是以分內全不思省宜其禍患猝
來不意也天地間人各有分內當脩之業當脩而不脩缺失
不知幾何念及分內所缺所失自不得不憂自不得不懼知
憂知懼尙何敢肆意恣行以取禍敗故曰君子安而不忘危
治而不忘亂存而不忘亡也此心自幼至老何可一日不慄
慄持之乎

人生飢渴不能無飲食寒暑不能無衣裳以及冠昏喪祭歲時
伏臘餽問慶弔俱不能無資於貨財然其源不可不清其流
不可不治源則問其所自來義乎不義乎流則問其所自往
稱乎抑過與不及乎果其取之天地成之筋力如君子之勞
心祿入是也小人之勞力稼穡桑麻畜牧是也下此則百工
執藝之類又下則商賈負擔之類皆義外之是非義也果其
量入爲出權輕重審緩急先後宜豐不儉宜寡不多斯爲稱
否則非當用而不用卽不當用而用矣世人不治其流求其
源清固不可得其源不清欲其流治亦不可得也以是二患

成其百惡明有視聽幽有鬼神君子贏得爲義不言利而利存小人贏得爲利利未得而害伏愚哉

一方有一方之物產天地生此以養人在人爲財貨但能反求諸已竭力從事不閉塞其利源養生送死可以無憾何事妄求以爲心害哉

天地間人各一心心有萬殊何能疑貳不生始終若一所仗忠信而已以忠信爲心出言行事內不欺已外不欺人久而家庭信之鄉國漸信之甚至蠻貊且敬服之由其平生之積然也故曰誠能動鬼神若懷欺挾詐言不由中行無專一欺一二人將至人人疑之一二事不實事事以爲不實凡所接對

莫不猜防怨惡將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每見年少之日自謂智能雖在父子兄弟間說不從實舉動詭秘見惡親長取賤鄉鄰雖至老死後人猶引以爲戒哀哉

子孫於祖父奉養之日多少不可期甚乃有一日不逮養者昊天罔極惟追遠一事得以終身行之不祗終其身而已子孫服未盡猶得以盡其心也若祠墓之祭則又不可以世計故禮以祭爲重古人之所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凡門中小大男女不可不知此義

墓祭飲餼以子弟之師爲賓妣族一人爲客務盡誠敬之道使子孫觀法永爲可繼若妣黨或因道遠不能邀致猶當饋以

祭肉勿令漸成遺忘師則別燕爲宜但族人長少不得咸在故欲於祭之日以禮相示若有祠堂則於祠祭之日行之報本之義豺獾皆知而況於人籩豆之實牲穀粢醴之將自古未有真飲食之者也孝子孝孫盡心以格祖考庶幾饗之而已誠敬之不至尙何祭祀之有是不知其本始者也本始之不知猶云有子孫乎親友慶弔稱情量力以誠爲主不以文爲先世俗浮奢非禮之禮不足循也稱情者親親則有殺尊賢則有等厚其所宜薄薄其所宜厚逆情倒施小人之道也量力則稱家之有無富而恡財非禮也貧而求脩亦非禮也

訓子語上終

訓子語下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正倫理

禮本諸天地莫大於名分之際尊卑上下名分所以定也名分一亂未有不亡家國一也其端多始於嫡庶主僕之際小加大淫破義禍亂隨之以生至於夫妻父子兄弟爰及宗族釁隙旣成蕭牆禍稔縱不滅絕無後鮮不數世崩離記曰壞國喪家亡人必先棄其禮古今一轍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爲其有綱常倫理也若廢綱常敗倫理與禽獸無異卽使人不及誅天必誅之故亂臣賊子內亂蕭

楊園先生全集
一
墻之變與夫挾持左道毀蔑聖賢未有不殺身僂口洿宮瀦
室滅門殄類者蓋禽獸之道固然也自天子至於庶人一而
已大學教人以修身爲本夫豈迂哉

家之六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倡婦隨如是則父父子子兄
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反是爲逆順則興逆則廢必然
之理人人言作家而不知務此惑甚矣

父慈以善教爲大子孝以承志爲大貽金不慈之大自賢不孝
之大

有子不教不獨在己薄其後嗣兼使他人之女配非其人終身
受苦有女失教不特自貽他日之憂亦使他人之手娶非其

偶累及家門詩云恩斯勤斯育子之閔斯凡爲父母莫不如
是故劬勞也壻之與婦夫非盡人之子與坐令失所夫何忍
人子事親多方只生事盡力死事盡思二語蔽之總以愛身爲
本則能脩其身修其身然後可以承先可以啟後哀哀父母
生我勞瘁所望於子者豈有他哉身之不惜尙何孝之可言
兄弟手足之義人人所聞其實未嘗身體力求故泛泛然若萍
之偶合也紛紛然若鳥獸之各散也盍思手足二體持必均
持行必均行適必皆適痛必皆痛偏廢必弗寧駢枝必兩礙
不言而喻無所期而然是以爲分形連氣也方其幼時無不
相好及其長也漸至乖離古人謂孝衰於妻子孝衰悌因以

俱衰人能長保幼時之心勿令外人得以傷吾肢體庶可永好矣世人嘗言一人不能獨好意將歸惡兄弟也卽此一言不好情形盡見果然一人獨好同父母之人安有不好之理乎

古人有言難得者兄弟易得者財產人家每因財產傷敗彝倫疎薄骨肉子孫當學克讓永保家世勉思此言

古者父母在不有私財蓋私財有無所繫孝弟之道不小無則不欺於親不欺於兄弟大段已是和順若是好貨財私妻子便將不顧父母而况兄弟不孝不弟每從此始近世人子多有父母在而蓄私財及父母在而結私債均是不肖所爲甚或父母以偏私之心陰厚以財與不恤其苦救其手足之釁爲害尤甚

骨肉構難同室操戈天必兩棄從無獨全之理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本立則道生根傷則枝槁未有根本旣傷而枝葉如故者其有或全必其弱弗克競而深受侮虐者也

典禮兄弟無子以兄弟之子爲嗣所以繼絕世篤親親也世俗利於貨產不顧天倫因之富則爭而貧則避跡雖不同共爲不仁一也兄弟同父之人從兄弟同祖之人雖至服絕殺及祖免推本而言一人之身而已何忍利其無子而得財與薄共無財而莫嗣乎吾家宗支衰少先世以來絕嗣者衆往往

贅婿爲後兄弟遜讓亦弗與爭似於他族爲愈然族姓參亂
祭祀墳墓不復可問事不由乎禮義難以久長今本禮制約
爲定例凡兄弟無子以兄弟之子應爲後者嗣不得越序而
繼與應繼而詭辭以避其膳產卽於本生之產隨其厚薄兄
弟均分而嗣父母與所生父母存則同養沒則合葬其無子
貲產俟本人夫婦沒後以半歸之祖墓以益祭產慰其奉先
之心以半爲本人夫婦及其本生墓產供子孫祭祀之費如
是則爭端寢息利心莫生族姓不雜存無憂失養而親親之
道敦沒無憂不祀而血食之計永維爲家門私則苟能世守
亦仁義之一事也 或疑嗣父母貧而本生富與嗣父母富
而本生貧嗣子兄弟之際保無嫌隙之生乎曰存乎其人而
已人之無良無所不爭如其賢也無不克善且此亦未嘗非
均道也

古人恥爲人後爲夫舍其所生而謂他人父謂他人昆者耳
秦時謫及贅婿可推也若宗支無子倫序當立而爲之後仁
義之道也奚恥焉但此心爲義爲利不可不辨吾以兩言決
之若繼嗣不繼產義也非利也義則父子有親長幼有序若
重產不重嗣利也非義也利則不奪不饜奪則不盡不止義
利之分禍福之階也有謂本生之服不宜降非也天之生物
使之一本斬衰三年而有二是二本也有謂子爲兄弟後則

所生父母沒其父母之名而稱叔父伯父亦非也非從天降
非從地出實生我而謂非父母其誰欺欺天乎然則如之何
曰爲嗣父母服斬衰恩以義重也爲所生父母之服降不得
不可以爲悅也或疑人子無以自盡於所生如之何曰嗣父
母與父母一體也父母之心弗忍兄弟之無後故命其子爲
之後人子能行父母之心斯孝矣義不得復私所生而私之
非禮也若夫孝養則存乎兄弟也復又奚憾焉况心亦何不
可盡之有

天之生物使之一本人爲萬物之靈惡可反失此義不幸無子
女兄弟之子猶子也無兄弟則從兄弟以及再從三從之子
亦猶兄弟之子也若必無其人祖免以徃終爲一本不失水
木之義薄俗愚民乃有舍其所親而以他人之子女爲子女
非其種者鋤而去之於義豈爲過乎然女猶可子必不可以
將亂及宗祧也若已有子貧乏不能存出繼異姓謂他人父
不孝莫大焉與其繼於人也母寧贅於人惟贅於人因冒其
姓必不可

凡人年壽修短舉子遲早均不可期子孫成立祖父壽終實爲
家門之慶不幸幼弱遭喪孤嫠在室固存亡絕續之所繫也
稽諸史乘國家每因六尺之孤禍亂四起下逮臣庶大小雖
殊其勢一也命不可知脩其人事古人有言曰百年之計莫

如樹人商祚幾危保衡是安周室漂搖叔父實定宗支戚屬之中豈無賢者能者必不得已執友世交可以倚托夾持左右以俟其長足以無虞是在平居慎擇其人寄之心腹不至變作張皇顛倒失措語云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信夫

女子既嫁若是夫家貧乏父母兄弟當量力周卹不可坐視其有賢行當令子女媳婦敬事之其或不幸夫死無依歸養於家可也俗於親戚富盛則加親衰落遂疎遠斯風最薄所宜切戒

子女不幸處後母嫡庶之間自非爲之母者天性慈良子固苦女尤苦在子女惟是敬畏小心求當母意免於罪戾實在其父能明且剛弗令得肆其虐則善矣若子女方幼未有知識與爲父者自度剛明不足又身不克時時顧察託於兄弟姊妹及其母氏之黨撫育至長可以無慮蓋陰性刻深不得不慮也苟母實賢淑則又不宜妄生猜嫌有傷慈孝之道此際正難審處惟有德者爲能孚而化之若女子或因許嫁愆期有爲後母與有庶出子女父母兄弟當勉以慈愛不異所生

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其婚姻之訂多在臨時近世嫁娶已早不能不通變從時男女訂婚大約十歲上下便須留意不得過遲過遲則難選擇選擇當始自舊親以及通

家故舊與里中名德古舊之門切不可有所貪慕攀附非偶
古人有言婦者家之所由廢興也今人訂婚既早婦之性行未
可豫知世教久衰閨門氣習復難深察娶婦賢孝固為幸事
若其失教在為夫者諄復教導之為舅姑者詳言正色以訓
誠之妯娌先至者亦宜款曲開諭使其知所趨向久而服習
與之俱化矣不可遽爾棄疾坐成其失也教婦初來今日新
婦他日母姑如何忽諸

婦之於夫終身攸託甘苦同之安危與共故曰得意一人失意
一人舍父母兄弟而託終身於我斯情亦可念也事父母奉
祭祀繼後世更其大者矣有過失宜含容不宜輒怒有不知
宜教導不宜薄待詩曰如賓如友賓則有相敬之道友則有
滋益之義狎侮可乎惟夫驕恣妒悍不順義理欲專家政禍
敗門風者為不可容恕爾

貞良之婦固是不易其為頑鈍無恥必不可化誨者要亦無幾
乃至專肆不肯順承多因丈夫先有失德為其所輕甚或短
長反為所持故敢放恣耳所以古人於家室之際致美肅雖
蓋肅敬則無媒慢之端雖和又無寡恩之節家室寧有不宜
乎然則修身何可不急

古人有言牝雞司晨惟家之索婦人專家政鮮不骨肉乖離六
親疎棄是以主權不可旁撓內命不得擅出木有蠹則枝瘁



心失職則體亂始於微成於著往昔覆轍足爲鑒戒也
無家教之族切不可與爲婚姻娶婦固不可嫁女亦不可此雖
吾懲往失痛心之言然正理古今不異記禮者云爲子孫娶
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仁義者如是則子孫慈孝不敢
媼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狼虎
生而有暴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嗚呼慎戒哉

女子小人之言不可聽非必其人處心積慮欲爲人患也由其
所見淺小或其性習偏乖雖欲效忠適足僨事若更主人偏
聽不免曲意逢迎爲害遂大所以家庭造次之言最當慎聽
妻亡續娶及娶妾生子俱不幸之事若中年喪偶有子卽宜不
娶不得已則買一妾可也若近四十無子方取妾前後嫡庶
之間非能立身行道鮮有不至乖離釀成家禍

人無貴賤各有賢愚妾媵之中豈盡無良但因出於微賤卽甘
自菲薄素無教訓卽不識禮義是以求其賢者十恒不得一
二也母旣如是子女之生氣習便異吾於親黨驗之熟矣此
輩不畜爲上或無子及他不得已而畜之要使難進易退嚴
之以禮督之以勤寧過母不及若委以事權假以名分鮮有
不生禍敗者語云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慎鑒
哉

再醮之婦取以配身古人以爲已之失節自好者宜所不爲若

中年以往或子女幼小父母待養或未有子嗣家貧不能買妾置婢不得已收一人執井臼薪水之役終不可假之名分上以卑共親下以辱其子死不得附塋兆祭不得從先妣有子則聽其所生別祀比有子妾而已至如門內寡婦有不安其室以去者不許復返雖其子成立不得蒙面招養以敗家聲如女子適人更二夫者絕之

會典再醮之婦與婢所生子雖貴母不得受封古禮庶子庶女不與嫡等所以定尊卑明貴賤也今日無論民庶之家不顧斯義卽士大夫往往昧於等威以至釀成禍本總由心志迷惑不知禮義之不可犯也上不念祖宗爲不孝下不念子孫爲不慈家門何不幸而生若人

婦有七出之罪出之可也近世出妻之義不行其禍每至妻弑夫而夫殺妻寡婦不能安其室再適可也世人必欲強之不嫁其弊甚至汙風俗而敗彝倫聖人之待下流固有寬路以處之不立一槩之格求全滋弊

篤恩誼

家之興替只宗族輯睦尊長成其尊長能教率卑幼卑幼安其卑幼能聽順尊長雖目前衰落已有勃興之勢若其反此目前雖隆替可待也然欲使卑幼聽從先須尊長正身以率其下寬以教之嚴以督之一以祖宗愛子孫之心爲心而毫無

偏私雖卑幼無知鮮有頑不率從者矣
人情乖異不在乎大多因積小而成如乾餱之愆言語之傷最
足釀隙若更以小人間之彼此讒構遂至不解故謹言語節
燕好古人於此蓋有深意也

人於兄弟叔姪以及婚姻戚黨之間猶以私意行之陰謀詭計
求利於已罔卹彝倫得禍最速視之他人爲尤酷蓋人之不
仁至是益甚也世人只利害人我之私牢不可破所以更無
挽救抑思利人者人恒利之害人者人恒害之曾子曰出乎
爾者反乎爾者也他人尙爾况所親乎吾見亦多矣非獨人
事亦天道也

凡同姓之人婚姻固不可與通雖僮僕及女婢僕人妻俱不宜
畜及同姓今雖世系源流不可以攷惡知厥初以來非一本
乎何忍役辱之也凡遇同姓之人亦當加意 或疑姓至今
日多不可信况同姓至多豈能槩及曰固然但存此意不失
爲厚君盡以爲不可信何所不至况親親之殺與尊賢之等
並行不悖雖在同宗豈無差等乎

親戚雖與本支不同推其所自母之黨祖妣及曾高祖妣之黨
於吾身皆有一本之義其姑姊妹及祖姑曾高祖姑之屬皆
由一本而分遠近雖殊共宜親厚一也世人厚其新者情好
盡於妻及子女之親以爲至戚不求舊姻再世而後同於路

人薄已

朋友之交皆以義合故曰友也者友其德也有遠者百里一士千里一賢是也有近者塾舍同學及師之子父執之子是也至如小雅伐木之篇燕朋友也而云以速諸父以速諸舅可知宗族親戚之中志同道合則亦相與爲友總以道義爲取舍以久要爲指歸然究竟遠不如近新不如故語曰朋友以世親不易之論也若夫酒食徵逐燕僻狎邪爲害匪細則遠之猶恐不及矣

家之有故舊世好猶國之有勳舊巨室也典型於是乎示休戚於是乎關緩急於是乎賴藉善敗於是乎勸救不可不篤雖然言其常理則有之若乃時移勢異已或富貴故人貧賤遺忘薄也已則貧賤故人富貴趨附諂也行已有恥者能不守其介介乎

宗族鄉鄰不和不一必是在我處之不盡其道但可責已不可尤人

鰥寡孤獨廢疾之人皆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他人遇此猶將惻然動念思有以矜恤之况在宗族而可漠不相關若吾族人幸而無此固爲可喜不幸有之自應加意損衣衣之損食食之衣食不足曲爲之所凡有可爲勿惜餘力均爲祖宗遺體苦樂何忍絕異養共肩背而斷其一指能無痛乎

鄰里鄉黨與吾先世室廬相接行輩相差婚姻慶弔世世弗絕
誼本厚也共有強盛情固樂之益宜內懼而思自勉其有憂
患卽不能卹忍利之乎儻石升斗以通有無不可虛也或以
田宅來售者勸止之不得已則宜厚其價值而受之以寓相
周之意然田可也宅終不可宅售則將舍茲而他適何以爲
情若共後人或其同宗兄弟欲復此產仍受原值歸之永以
爲好豈不甚快書曰人惟求舊舊可懷也薄俗之習窮約則
眈眈思攫憑人所有貴盛則勢陵利誘曲肆并兼貽謀弗臧
無往不復天道殊不爽也

虛鄉黨只有謙以持身恕以接物謙則和和則不競恕則平平
則寡怨人生長於鄉猶魚生長於水也魚出於水則死人不可
容於鄉則禍患隨之矣遇勝已者不可萌忌嫉卑詘之心遇
不如已者不可起輕侮陵虐之意洪範曰無虐熒獨而畏高
明非獨鄉黨爲然鄉黨尤其切近者也易曰近而不相得則
凶或害之凡今之人得罪於鄉黨而不獲善其後者目見耳
聞至衆矣出乎爾者反乎爾盍亦審思之乎

先王分土受田一夫無失其所凡有勞事只使子弟爲之未嘗
有僕役也觀論語有事弟子服其勞及子適衛冉有僕可見
三代而下古制不行貧無依者勢不得不服役於人以生是
以家力有餘子弟不給使令者養人以資其力久矣爲天下

之通義也但當善待之不可橫加陵虐陶公曰彼亦人子也
先須開以爲善之路示以資生之方必其不堪扶植與屢不
用命者然後去之苟無大惡亦宜寬宥不可求之太過責之
太深使人無所容足也彼輩無知者固多然其必不可化導
要亦無多至其子孫實爲不幸非由自己作之放遣可也天
子臣妾萬方猶欲視民如子士庶之家牛羊犬馬待人不畏
獲罪於天乎

男僕二十餘卽當爲之娶妻女婢近二十卽當使有配偶或別
嫁之非獨免其怨曠亦所以已亂也近世僕人忠謹固少主
人待之非理亦甚盍思上下報施既有恒分循環往復天道
之常能無惕惕於心可云惟我所制乎

御僕人之道嚴其名分而寬其衣食警其惰游而卹其勞苦要
以孝弟忠信爲先

貧家役使之入第一是勤貴家役使之入第一是謹要之不欺
爲本有才智者害多利少且於義未當也總不宜多畜及輕
於進退

賓客至誠敬以待之當內外如一若女子小人得罪長者主人
不察之罪也世竟有陰令若輩爲之自託於不知者爲鬼爲
蜮蓋無不至欲免禍敗得乎

同里共役之人非關親舊則有同井之誼宜相敦好慎毋挾詐

亦禮讓之一事也

遠邪慝

凡一身術業及居常遊處之人下至居室器用財賄苟爲不可容於堯舜之世者槩宜絕去

賢知子孫可以上達者教之爲學惟本安定胡公經義治事二科其餘俱宜舍置以其無用也

讀聖賢之書親仁義之士則德可以進業可以修其益無窮若讀非聖之書最易壞心術親無良之人必喪及身家其害無窮非聖之書非特不可讀所當投之水火不可使存於家亦不可以授於人無良之人非特不可以爲師友雖在親舊自

當畏而防之若盜賊蛇蝎切不可與之作緣

方技之中惟醫爲不可少要須平日擇其術精而心良者與之往還若星命風水之徒誕妄妖惑空亂人意甚者構成禍害不可近也子孫雖至飢寒不可流爲方技敗壞心術卑賤人品

自古方士禍人家國何限貧賤彼無所慕而不來富貴之日非嚴絕之不可其納身最巧其途人最工陰邪傾變隨所嚮而售旣容入門鮮不爲惑惑則身家之禍至矣况家門所尙守分循理誦詩讀書修其孝悌忠信使老有所終幼有所長養生送死無憾彼說何爲哉或云養生家言亦可以却疾吾聞

之節嗜慾定心氣夏葛冬裘饑食渴飲亦可少疾矣事不本諸經傳非先王之道聖賢之訓篤信之而禍敗不及未有也每見從事養生家言反得奇疾者矣自堯舜至於孔孟何人道及養生來康寧壽考如是不亦足乎

僧道邪術子孫愚不可延其徒以資福子孫慧不可讀其書以求道二者害有淺深感則均也道一而已天下有外三綱五常而空虛杳冥以爲道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世有不修孝悌忠信惑世誣民恣行無忌而獲福者乎

男子婦人不可與僧尼往還敗壞家風宗支雖有貧賤不可令其子女有爲僧尼者 寡婦與尼往來及佞佛燒香卽不如

更嫁令子女爲僧尼不如爲人傭作

四方風土不同習俗各有美惡仁里不可得要惟擇其善者從之其不善者戒之而已吾鄉風俗大槩不厚其爲見聞習熟恬不知怪而賊仁害義之莫大者無如焚屍沮塋溺子女以子女爲僧尼之類人孰親於父子是可忍孰不可忍特未之思耳凶蠢如禽獸尚有父子之愛而況於人推此以思習俗移人滅天理喪良心者多矣漫云隨俗可乎

重世業

凡在先世所遺若祭田祭器譜系影像圖書以及手植樹木之類皆當敬守弗失古人恭敬及於桑梓用心如何

楊園先生全集
墳墓祖居田產書籍四者子孫守之效死弗去斯爲賢矣必不
得已田產猶可量棄書籍必不可無無產止於饑寒無書人
不知義理與禽獸何異况死生有命果是能知義理亦未必
饑寒而死也

立祠堂以合族屬置公田以贍同宗敦本厚族必以是爲先心
存孝悌者力之所及自當勉爲吾貧且賤空言似爲可恥但
事無大小成不成俱非人之所能此心則何日可忘乎

墳墓不宜侈大侈大則害生穀之地非可通行宜倣族墓法父
子祖孫生同居死同域子孫祭掃畢萃於斯仁義之道也深
埋實築不易之義也惟夫地狹不足容棺則更闢他所然不
可惑葬師邪說以違前訓自蹈不孝

卜地以山中爲上力不能遠則鄉僻猶可當以近城市河渠爲
切戒山中不特五患皆無兼免賦役之累又不害穀土故以
爲上惟武林諸山不可

墳墓禁人薪樵子孫之責墓遠則分一支就近守之庶爲可久
子孫雖貧若思廢賣祭產及斬伐墳墓樹木無論法不得爲
卽天道永不祐之其家每至敗絕不復能振矣

墳墓須防狸穴絕之之道獵不如燠燠不如灌下灌河泥上加
亂石灰砂庶免後患然每年冬春二次省灌必不可少不問
與穴遠近總宜塞絕若葬時遵用家禮灰隔之法則無此患

矣

屋室祖宗所遺足以安居宗族聚於斯墳墓托於斯子孫守之
敝則畧爲脩葺無俟增置更造也增造由於迫隘難居去鄉
因乎勢不得已苟慕華侈誇壯麗非天理也蕭相國云後世
賢師吾儉不賢無爲勢家所奪李文靖公云居第當傳子孫
二公功名槩世貴極人臣所見如此何論窮居無德之人哉
記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輕重固
有等矣今人締造多反乎是誇美一時轉盼易主前覆不鑒
後轍復循抑何愚哉

書籍惟六經諸史先儒理學以及歷代奏議有闕修已治人之
書不可不珍重護惜下此則醫藥卜筮種植之書皆爲有用
其諸子百家近代文集雖無可也至於異端邪說淫詞歌曲
之類能害人心術傷敗風俗嚴距痛絕猶恐不及况可貯之
門內乎凡書籍自己所有不可敗失若他人簡冊掩爲已有
與穿窬何異戒之戒之若繫先代所遺及祖宗手澤片紙隻
字皆當敬守不可輕出以至脫失

吾里田地腴美宜桑穀而不病水旱但能勤力耕蠶公私之用
可以不匱然土隘人稠無山澤之利風俗日趨於薄難以樂
業又界水澤之窟盜賊時作若事力可辦海濱僻壤震澤深
鄉百里而近豫營別業備倉猝避地之所俟子姓繁多分族

以處當非重去其鄉之義可得拘牽也

附近田地須量一家衣食所需足以耕治可矣雖力有餘不可多置多置則宗族隣里卽有受其兼并無土可耕者矣惟先世遺業不可不守耳若患人稠地狹則散處他郡邑古人多有覆載甚寬慎毋爭此尺寸也

隙地爲圃種瓜蔬植果木以供賓祭給日用構屋數椽子孫讀書灌溉其中則不可少或於舍旁或於墓近或於田際規度爲之然不宜廣廣則恐妨穀地不免無益害有益耳若夫累石爲山掘土爲沼亭臺卉木以供游玩當以爲戒孟子以壞宮室爲污池棄田爲苑囿同於邪說暴行嚴矣

唐人詩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祖宗躬耕之地相傳不知幾何世資以衣食不知幾何年守至今日心計不知用幾何且晝勤劬卽汗汁不知滴幾何子孫誠能念及必不忍棄與他人矣

里人欲賣祖田者予勸止之答曰無如飢寒何予謂之曰田在不免饑寒田去顧得飽煖乎其人曰然則賣屋何如予曰祖宗無屋遺汝將如飢寒何抑能不衣不食也其人無以應而退或曰然則何以爲之計予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長無不衣食者皆待廢業乎祖業有盡時衣食無日已終如何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有心思筋力而苦衣食是誰之咎又曰祖業必

無可廢乎曰爲祖宗之故不得已而廢可也否則水火盜賊出於不意猶可也若乃賦役凶災婚姻疾病之類貯之當有時出之宜有準已不宜廢業矣矧其無事乎然則稱貸以佐不給可乎曰是廢業之基也貸之甚易償之甚難輕貸於人者必非長保厥家者也凡人窮則思變變則思通已不求通天地不能通之而何尤乎人自秦而降朝廷無復置民之產有無多寡皆由祖父若復輕視莫知敬惜流亡不亦宜乎祠墓公田賦役照支均派各戶輸應爲力既易亦免規卸其歲入推擇賢者主之不則輸值可也

杭州少本業嘉興尚浮夸漸習其間欲厲名節長子孫不亦難

乎非卜居之善地也唐宋以來故家上江山中徃徃有之宋元以來故家則近地鄉間尙有求之城邑蓋未之見後視今猶今視昔噫可鑒矣

家有餘屋質人居住猶之家有餘田佃人種植理也亦勢也但擇人以授不可不慎莫善於農人其次工藝之人其次商賈之良者若倡優市僧之屬一入其間目前卽不無小利終爲後患且使子孫少長習見保無流入又隱患之莫大也且家國只是一理窮達豈有二致假方居官入祿能不爲朝廷整齊風俗禁抑游末乎

賀翁詩有客來相問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人

不言治生固不可纔言治生卽方寸地不能復顧意爲子孫計長久耳亦嘗三復此詩乎此意自少至老宜凜凜持之而在暮年爲尤甚

承式微之運當如和寒之木堅凝葆固以候春陽之回處榮盛之後當如旣華之樹益加栽培無令本實先撥

凡家不可太貧太貧則難立亦不可太富太富則易淫產業須量口之多寡用度須稱家之有無要使貧不至於困富不足以驕可以養生送死守家法長子孫而已

自昔雖云處貧難處富易其實處富貴殊不易也富貴敗壞人有甚於貧賤者摠之人當思自立之道求其內不失已外不失人則處貧賤可處富貴亦可

處貧賤之日不可輕於累人累人則失義處富貴之日則當以及人爲念不然則害仁

人之享用必視乎德富貴福澤厚吾之生惟大德爲克勝之德薄則弗克勝禍至無日矣貧賤憂戚玉汝于成惟脩德可以追災恐懼可以致福通計天下之人苦多於樂人之一生亦當使苦多於樂只看菓實末來甘者必先苦澀酸辛其淡者已絕少矣蓋五行之生理實如此初水次火次木次金次土甘只一味最在後是以始於苦者常卒乎甘未有終始皆甘者人當困厄之日不可怨天尤人當思動心忍性生於憂患

之意若遇適意不可志驕氣滿當懷慄慄危懼將墜深淵之心

處貧困惟有內外勤勞刻苦以營本業自足免於饑寒布衣蔬食終歲所需無幾何憂弗給喪祭大事稱財而行於心爲安於義爲得况其小者夙夜不忘當以窮乃益堅自勵自勉勿萌妄想勿作妄想壞心術妄求喪廉恥貧窮命也奚足爲憂所憂者不克自立辱其身以及其親耳

入於貧窮患難之日在族黨固有救卹之義在己越當奮厲忍苦支撐不可因而失足及怨尤於人此際站立得住便有來復之機若一日失足後雖挽救每見人當困厄輒以鹿死不擇音爲解不當爲者不惜爲之他日悔恥已無可及甚使子孫永受其害可戒也至於怨尤非徒無益益取困窮人之禍難至死而極果其不爲不義死不亦光乎

人當富足若於屋舍求其高大器物求其精好飲食求其珍異衣服求其鮮華身沒而後卽不免於饑寒失所常也然多有不足沒身者蓋奢侈固難貽後盈虛消息又天道之常果其力之有餘便當以予人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三黨之親無不被其祿者齊國之士待以舉火者尤衆儉以奉身而厚以及物此意可師也薛文清公曰惠雖不能周於人而心當常存於厚則又不問貧富皆宜以是爲存心 或曰常存有餘

以備不虞不可與曰存有餘以備不虞謂宜樽節不使空匱耳非謂多藏也且不虞何可勝備也不虞之事未必不生於多藏吾見慳鄙之夫每喪其有至於失所者矣未見好行其德之人而一旦失所者也

大凡勢盛之日占之以爲利者勢去子孫必以是受其害至於輕重淺深亦常相準蓋倚伏之機固然也

平世以謹禮義畏法度爲難亂世以保子孫敦里俗爲難若恭敬樽節退讓則無治亂一也

人家不論貧富貴賤只內外勤謹守禮畏法尚謙和重廉恥是好人家懶惰則廢業恣肆則近刑淫泆則敗門戶喪身亡家

莫不由此

蓋王之世教化行而風俗美故記曰一道德以同俗此時人易以爲善若詩大序所謂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設不幸當此爲善實難然孟子則謂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又曰入則孝出則弟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可以見家雖殊俗其不隨世以變者自古未嘗無其人焉如江州陳氏浦江鄭氏百世之下聞者可以興起也其要先在正其心術心術之正須自愛親敬長始能愛親敬長然後能務本力穡知詩識禮然後能不犯上作亂能不犯上作亂然後能居賢德善俗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凡人隨俗波靡只

是志不立耳志之所至氣卽從之正如此心欲東身便東行
欲西身便西去不東不西只緣主心不定定卽毅然舉足人
更牽扭不住矣每見儕輩中有言談舉止端莊敦厚人卽歎
美謂爲好人家子弟若輕薄頗僻人卽鄙薄謂爲下代不秀
卽此可發深省我今日見做何等樣人可是增光祖先底還
是羞辱祖先底所謂古舊人家豈是簪纓閥閱世世不絕而
已夏桀商紂周之幽厲祖先俱是聖人俱是天子然不免殺
身滅祀貽辱至今推明其故豈非心術嚮邪背棄禮義卽不
難一旦及此世道盛衰治亂正與寒暑陰晴一般陰有陰底
事要做晴有晴底事要做當其暑有處暑底道理當其寒有

處寒底道理孟子謂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良心是人底種子
收藏培護能盡其力不違其方無使稂莠螟蟲得以賊之雖
遇水旱不能爲災也

家禮斟酌古今通乎大夫士庶冠喪昏祭可準而行貧不能具
物存乎誠敬而已若力所能爲自宜勉及於禮

輸賦應役勉力從事義所當然卽不能先人必不可後時非特
安分守誼亦所以遠罪也

錢穀輸之朝廷爲天祿出之民間爲脂膏居官罔上浚下以資
中飽居鄉挾詐欺愚以病里俗鮮有不受天殃者慎戒哉
人心不仁之機日長一日世上不仁之事代多一代富不如貧

貴不如賤非激論也子孫苟能耕田讀書識義理免饑寒使家風不替可謂善述矣仕祿非所當急嗜進恣求獨不念家族乎

子孫樸鈍者不足憂惟聰慧者可憂耳自古敗亡之入愚鈍者十二三才智者十七八蓋鈍者多是安分小心敬畏不敢妄作所以鮮敗若小有才智舉動剽輕百事無恒放心肆已而克有終者鮮矣

風俗鬻陵人情險薄非禮之加恒有意外其在宗族親戚但可消弭切勿與競以釀蕭牆之禍若鄉黨鄰里苟能平心降氣以處之曲直是非自有公論亦不必與之爭也古人有言可以理遣或以情恕率此行之庶乎少事矣

恂恂篤行是賢子孫佻薄險巧多侮虛夸是不肖子孫所謂故家舊族者非簪纓世祿之謂也賢士大夫固爲門戶之光若寡廉鮮恥敗壞名檢適爲家門之累况偶至之榮比之浮雲朝露當其得之不足恃以爲常及其失之并與先世俱盡所以家之興替全不繫乎富貴貧賤存乎人之賢不肖耳貧賤而好修飭行興隆之道富貴而縱恣背理敗亡之轍也呂東萊先生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所存者實信其所當信恥其所當恥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慎而不

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子孫
苟能佩服此訓君子路上人多培植得幾輩家世安得不綿
長門戶寧別有光大乎正蒙云子孫賢族將大未有子孫不
賢家族不至傾覆者
人家得富貴子孫未必非不幸得賢子孫乃爲幸事子孫苟賢
富貴固可以振起家世卽使終身貧賤亦能固守家風延及
苗裔若不賢者貧賤既易辱及祖先一旦富貴驕淫嫉狠舉
宗均受其敗可爲寒心也吾見亦衆矣不忍舉而爲鑒耳
子孫以忠信謹慎爲先切戒穢薄不可顧目前之利而忘他日
之害不可因一時之勢而貽數世之憂

高忠憲公有言子弟能知稼穡之艱難詩書之滋味名節之隄
防則可謂賢子弟矣歸安沈司空戒子孫曰故家之子切戒
者三字曰臭曰滑曰硬時俗憎惡呼爲糞浸石卵子孫類此
寧不痛心予謂忠憲舉其賢者以爲勸司空指其不肖以爲
戒語雖不同其指一也欲免司空所戒當佩服忠憲公之言
知詩書滋味乃免於臭知稼穡艱難乃免於硬知名節隄防
乃免於滑

凡人小有成就幼稚之日必見奮起之志若舉動無恒苟且頽
惰卽將來無一濟矣人家方欲興起內外大小必有勃如之
情使心力不一塌穴廢弛卽不及再世矣觀其氣象約畧可

知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理一也

子弟童稚之年父母師傅嚴者異日多賢寬者多至不肖其嚴者豈必事事皆當寬者豈必事事皆非然賢不肖之分恆於此嚴則督責笞撻之下有以柔服其血氣收束其身心諸凡舉動知所顧忌而不敢肆寬則姑息放縱長傲恣情百端過惡皆從此生也觀此則家長執家法以御群衆嚴君之職不可一日虛矣

士農工商無一業酒色財氣有一好亡家喪身有餘矣其原未有不始於游閒成於比匪
要以守身爲本繼述爲大

人家不論大小總看此身起此身正貧賤也成箇人家富貴也成箇人家卽不能大好也站立得住若是此身不正貧賤固不成人家富貴越不成人家無論悖常逆理禍敗立至卽幸而未敗種種醜惡爲人羞恥不可言矣所以修身爲急教子孫爲最重然未有不能修身而能教其子孫者也

遇有窮通之異身只是此身窮亦當自愛達亦當自愛窮時愛身當如女子處室乃能不汙其行達時愛身當如圭璧出櫝乃能不喪其寶

名節不可不自愛一日失足孝子慈孫猶將羞之況當人之身何能靦然視息於天地之間真所惡有甚於死矣行止語默

辭受取與去就出處生死存亡無大小一裁乎義而無所游
移瞻顧斯爲自愛之實義卽命也不知命不知義枉爲小人
而已

語默量其可動止酌其宜親疎審其人取舍求其當出處去就
觀其世謹身飭行內不犯乎義外不犯乎刑可謂不虧其體
不辱其身者矣世人惡聞亡命之罟不知聲色嗜慾一有沉
溺卽忘其身殆若行險傲幸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其爲亡
命不亦甚乎

俗言人家微顯盛衰只目前之見耳普天率土之人總是厥初
生民相傳至今微而顯顯而微盛而衰衰而盛更閱多少正
如晝夜寒暑一般開闢以來如此目前之微安知非昔日之
顯目前之盛安知非昔日之衰但要此身脩德履道如孟子
所謂創業垂統爲可繼而已若扳援貴勢遺棄寒微親其所
疎疎其所親均爲不孝之大

祖父用心果能終身不忘先世家法苟能遵守弗失傳之久遠
遂成家風子孫便易得好好則又能及其後人矣古稱爰及
苗裔固由天道亦人事克脩也全要培得根本不薄立得基
業牢固有基弗壞斯有肯堂肯構之望根本深固則有枝葉
扶蘇之理事在敬勉而已

大要是正倫理篤恩誼遠邪慝重世業而以守身爲本繼述爲

大

蓋以寒風干烈則長壽汝汝限又銷其對人矣古稱受父
山父山山果謂終身不志去山家者皆謂盡守此夫此之入教
斯知其世雖世為不幸之大

也斯論業垂錄然其難而曰甚其對貴世豈寒燭其也
限日而之終受非昔日之身也其良辭辭後收蓋于
其書其書一類開闢以來收其目前之端矣其昔也

答問

桐鄉張楊園先生全書

答張佩蔥別棧

墓用灰隔家禮備言之居業錄亦云江南多蟻不可不用灰
隔細思久遠之慮無如此法之善然近日行之者少訪問親
友多不信從若土工未嘗專精其事而督工者又不深曉恐
或不如法有致後悔乞詳示其法先後經營若何瀝青石灰
物件幾許自始工迄成壘幾何時庶臨時不致疑謬。詳家
禮注先作灰隔而後樞至加內外蓋則下樞殊難先生所述
是先安樞塗瀝青而後作灰牆又恐震動樞中。或問朱子